

一夜的小雨，天亮时住了，七日村庄像洗过一样明亮。

那森音布端着一只木盆向磨坊沟走去，潮湿的村道上印满了深浅分明的蹄印，还有新鲜的牛羊粪。音布一边走，一边把脚后跟重合在牛蹄印上，忽地扭头望那串脚印，额头险些就撞上了另一个穿着一双黑亮皮靴的自己。路边的闹羊花，先前还是花骨朵儿，音布的藏袍呼哧一声摆开时，一朵朵白莹莹地绽开了，空气中顿时弥漫起獐子伏在青草上晒太阳的气氛。

◎南泽仁

磨坊上方的池塘里水满了，音布将木盆放在池塘边，从盆里取出一件新织的氍毹袍子，浸泡在被水淹没的洗衣石上。然后脱下布鞋别在后背的腰带上，提起裙边赤脚在水里踩氍毹。水微微凉，音布的脚比一对鱼儿还要轻快地跳跃在水中，每一脚踩在氍毹上，硬实的氍毹都会渗出污渍，又不断地被河水冲走。河水变得清澈明亮，音布的脚底红到有些发烫时，氍毹已经被清洗干净，变得又白又柔软，像一头被驯服的小兽。

音布用脚踩住氍毹的一头，打捞起另一头握紧拧转，浸透其中的清水发出畅快淋漓的声音泼洒而出。随后，音布将氍毹袍边向着一大簇水茶树一展，整件袍子就铺晒在树上了。阳光照耀着白绒绒的氍毹袍子，音布不禁俯身去细瞧上面匀实的织纹，还有绣在裙边的龙胆花。清洗后的绣花更加鲜明了。一只轻落于水面的蚂螂，飞到绣花上，它没有在花心里看到小昆虫，又飞到了另一朵花上。

七日村庄的待嫁少女，都会为自己织一件绣花氍毹，以表达对自己未来的祝福。音布为了绣上不一样的花朵，她在放牧经过雪山的时候，寻到了独特迷人的龙胆花，采摘回一束仿着它们绣在了氍毹上。绣完，音布穿上氍毹站在镜子前，她差点以为自己是遇见了一头穿过花丛的雪鹿，她稀罕地伸手去抚摸它的毛发，指尖却触到了冰凉的玻璃镜面。音布端详着镜中的自己，想象着出嫁时的样子，她恍惚间已经听到了迎亲的马队摇响铜铃铛远道而来的消息。她慌张而混乱地一把抓起一顶雪白的羔皮帽子罩在了头上，帽檐挡住了她的眼睛，镜子里的白鹿陷入了一阵迷茫里。

音布歌坐在一块被太阳晒热的石包上，裙边被水沾湿了，她抬脚盘坐在上面，感到十分舒适自在。她顺着河沟望向河上的一座座磨坊，耳边回响着河水冲击石头，水转轮拍打水花，石磨碾碎谷物的声音，有节奏的喧闹是在讲述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。她在这大自然的和音里，轻嗽一声，一首以时间命名的山歌从她的喉咙中悠然而出。歌声似有似无地穿透阳光，闪耀在水底的黑白石子上，它们微微地颤动，她的思绪随着光影回到了一个天边燃烧着云霞的傍晚。

村庄里的人忙完活儿，相继来到村口的平石板上歇息。老人盘坐在平石板上，年轻一点的站在石板边，小孩们在路口追逐玩耍。人们的眼光不时地越过磨坊沟，望着小镇上经过的汽车，望着密密的砖瓦房升起星星点点的灯火。

一个小孩说：“看，磨坊沟来了一群牛一样的人。”

人们都去看磨坊沟，只见一群黑影渡过圆木桥，很快来到了平石板。他们是七八个穿蓝布衣裤，里衬印花背心的年轻小伙子。他们中间，有一个人向平石板上的老人打听那森家。人们都去看音布的阿爸，他用拇指摁熄烟斗里的烟丝，又不紧不慢地轻叩鞋底，抖落烟灰，

才问：“你们找他家做啥？”那个询问的小伙子走到老人面前说：“我们是在小镇上建房的呷尔坝人。”他指了指身后一位眉清目朗的小伙子说：“他是呷尔坝董特家的达赤，我们陪他来拜访那森家的长辈。”音布的阿爸听到与父辈有骡马交易的董特大户时，他很快就从平石板上站起身来，并在人丛中看了音布一眼。她正同一个女孩将一片片松软的羊毛捻成纬线。他把手背在身后，领着这群人从音布身旁经过，大步朝家走去。音布听到阿爸撩起的风声，就听到了他的召唤，忙把手中的纺锤交给女孩，随即朝家赶去。她的影子比一只玄猫还要静默。

人们在平石板上揣度这些人的来意，从达赤手提的糖酒瓜子认定，这是一桩喜事。

小伙子们发出一群岩雕渐次飞落的声音，围坐在音布家的火塘边，感受着火塘里的温暖和宁静。音布阿爸将半竹篓引火的玉米核添入火塘里，火光迅速昏暗了屋顶的钨丝灯，鲜明了整个锅庄屋，鲜明了一张张年轻的脸膛，还有达赤放在音布阿爸面前的糖酒瓜子。达赤双手垂放在盘坐的膝上，他注视着靠墙的壁橱，那些精雕细琢的如意八宝，被烟火熏染后更显出了庄重。他看到挂在壁橱顶上一排擦拭锃亮的白铜瓢时，抬头望了望木窗外的月光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似乎已经参透了宁静的奥秘。音布的阿爸不动声色地望着眼前的一个个年轻人，目光落在达赤脸上时，他眼含着和乐，神态如同时间一样古老而智慧。

音布将酥油和牛奶放入茶桶中，然后用一把铜瓢一瓢瓢舀起火塘上熬煮的清茶，倒入茶桶。大半桶了，音布将铜瓢挂回壁橱上，转头就见达赤已经站在了茶桶前，一双粗实的手紧握茶柄抽起，又徐徐深入桶底，茶桶持续发出了丰实有力的声音。音布低头不经意地看着他，双唇紧闭，垂下的睫毛长而密实，她推测他是个容易落泪但很坚强努力的人。这是村中邵先生在喝下二两散酒后，向村中未婚男女传授的民间学问。达赤感应到了音布的目光，他轻轻地望了她一眼，眼神如梦般温和而宽厚。音布的阿爸看到女儿不知如何应对，他用烟斗轻轻地敲了敲鞋底。音布忙转身从橱柜里取出一碟木碗，分放在每个人面前。达赤将酥油茶倒进茶壶里，逐一为大家盛茶，同时也为自己盛茶。火塘边的人为他俩配合适当的画面发出了一阵笑声，音布陷入了为难的境地，她绕过火塘快速地下了楼跑出了院坝。月色过于澄净，音布无处可去，她悄悄地回到了平石板，古柏树影掩映着她。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归来，只有老人们在谈论关于董特家族的往事。

“那是一个很大的家族，拥有广阔的土地、成群的牛羊和一支驮茶的马帮。”

“有一位叫桑卓的祖父，身着粗陋的黑氍毹，手拄一根木棍，年年到七日村庄来。他不乞不讨，只在那棵最老的

核桃树下睡几天几夜。等他醒来，睁眼就看见身上盖着一层又一层小氍毹褂子，斜襟里鼓胀着麦饼和桃干。他便对着核桃树并拢一对大拇指弯曲叩谢。树后就会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，这充满了他荒芜的内心。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到处游走是为了寻找什么。有一次，他意外闯入上村扎西的婚礼，扎西为他献上了一碗酥油酒，他竟用一位尊者的礼仪优雅地完成了一场对扎西和新娘的赐福。一位年迈的老人用秃鹫一样的眼睛辨认出他是董特家的二少爷。从此，他再没有来过七日。”

……
一群草羊从小草坪奔袭而下，它们

在磨坊沟边站成一排，吸饮清水，不时地仰头发出咩咩的叫声，将音布从记忆深处唤醒。
水茶树晾干了氍毹袍子上的水滴，音布取下氍毹折叠好放在木盆里，然后端起木盆离开了池塘。音布赤脚穿过磨坊沟，从后背的腰带上取下布鞋穿上。走过自留地时，她发现路面上的蹄印被许多新鲜脚印子覆盖了，有的是格子纹、圆圈纹，有的只有脚尖和脚后跟，音布新奇地追随着这些脚印子，仿佛逐上它们就能实现心中的愿望。

音布来到场坝上，迎面看见全村人都围在一起。音布踮起脚尖，从他们身后望去，只见一对出色的年轻男女站在其中，他们身穿长袖藏袍，腰系长彩带，脚穿藏靴。他们在唱一首情歌，一边唱一边深情婉约地对望，女子就把手半遮在脸颊边，做出一朵花将开未开时的矜持样子。人们出神地看着眼前的表演，也有人不时地望一眼村口，怀疑那歌声是从广播里传来的。唱完，两人向围观的人们鞠躬，人们为他们鼓掌，声音十分响亮，比一把燃烧的新鲜冷杉还要热烈。他们后退几步，跑向站在边上一群年纪与音布相当的演员中间。他们穿着扎染的薄呢绒藏袍，配衬着红红绿绿的藏衫，看起来非常年轻。音布为眼前各式各样的氍毹藏袍发出了一声赞叹，仿佛村庄里汇聚了许多草原上的花儿。

这时，其中一位年龄稍长的男演员阔步走到人丛中间，他从宽大的袖口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张打开，把右下角的红色章子展示给人们看后，解释说：“我们是民族歌舞团的，我是团里的部巴（领头人），我们带着这份聘用合同到村寨牧场义演，有意招收特质突出的原生态歌唱演员。声音一定要特别好，相貌也不能太差。”

部巴说完，围观的人们都回头去寻找，最终在人丛后找到了音布。有一个声音说，音布的歌声比布谷鸟唱的还要好听。话出口，人们让出一个豁口，亮出一位端着木盆的姑娘。她清瘦秀丽，一双明亮亮的眼睛充满了好奇。部巴朝音布招手，请她站到中间去。音布低下了头，她审视着自己的粗布藏袍和黑布鞋。她多么希望木盆里的氍毹袍子已经被太阳晒干，这样她就可以背过身

去，穿上它美好地走到人们面前歌唱了。音布这样想着，脚指头在布鞋里动了动，发现脚底有几颗沙砾，这动作使她看上去是行将上前的姿势，却因为紧张而心神不宁。

边上有人在喊音布的名字，鼓励她走到坝子中间去唱歌，声音充满了力量。音布的目光从脚尖升到了木盆里的白氍毹上，绣花开得那么好，一场山风就能使它摇曳生姿。音布想到了什么呢？她将木盆放在脚边，背过身去，手已经从斜襟里取出一朵风干的龙胆花别在了耳际。当音布转过身来时，人们看到一朵深蓝的小花将她点亮了。音布从容地走向了人丛中，部巴看着音布，他眼角的细纹在柔和地舒展。

部巴说：“请音布姑娘唱一首你最喜欢的歌吧。”他说完，打开手掌，指尖轻轻在音布脚下一指，便将坝子的一方留给她作为舞台。

场坝上的人声细微均匀，一只撵山狗在人们身后漫不经心地踱步，鼻子凑在地面深嗅，不时发出嘶嘶的声音。混乱的气味使它烦躁不安，刚想发出一声吠叫，就被一个割草回来的人做出的顿足架势给吓跑了。

月光在打银首饰
草地在织藏袍子
天空缝着羔皮帽
待嫁的姑娘啊
请再起一首山歌子……

音布的歌声悠扬地响起，嗓音宛如牛奶般纯净清甜。音布端正地站在坝子中间，头微微倾斜，似在凝听从远山传来的音律，一双细长而略微上扬的眼睛拂过眼前的人们。音布看到他们比月亮还要庄重地观照着她，就连小孩们都发出星星般微妙的光芒。音布的眼睛因为明净而噙着晶莹的泪水，这使她的歌声更加生动了。

一首短歌还没有满足人们的欢喜之心时就已经结束了。音布敛裙走向围观的人们，他们身后放着木盆，她担心撵山狗会用啃过骨头的嘴去嗅闻里面的绣花氍毹。

“再唱一首好不好？”部巴请求的声音从音布身后很快传来。

音布停下来，看到自己那急于离开的影子，就对身后的挽留感到了惭愧。她转过身来，对部巴点头莞尔一笑。音布的心里装着许多歌，究竟有多少她也不知道，同屋后的藏杏树不知道自己每年会结多少颗杏子是一个道理。音布的短暂思索，被众人的目光注视着，她的内心在轻轻开放，一只脚尖在地面有节奏地点了点，好似已经穿上了清早那双想象中的黑亮皮靴，一首《吉祥鸟》便脱口而出了。

歌词讲述了一只凤鸟来到湖边戏水，它轻轻振动着翅膀，湖面展开了满屏的金翠。凤鸟时而昂首，时而低飞，时而款摆。它表现出清白无瑕的样子，以为是遇见了另一只凤鸟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